



南郭先生文集

二編
自九至十

服部文庫
117
2020
2



117
2020
2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九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源君嶽 輯校

書牘

答獨雄師

仲夏有雪軒師致師書不佞有移舍之舉忽忽不報
一二下悃託雪軒達之爾聞今年夏社衆請師爲首
故是師之德之素然亦天龍推服可知也雪軒乃爲
師云此會也諸相識莫不投言者亦欲使不佞作賀

頌至師之書亦及此事乃當敢修一介敝辭以賀者
不佞分也惟是斯役也師之道乃爾諸投言頌德者
亦唯於斯天龍推服前圍後繞者亦唯於斯不佞於
師道道已不同則不帝聾者咸池即欲飾固陋之心
不亦虛乎與其虛如勿作是以嘿嘿而已不佞一愚
俗固不足以爲重其際何乃至見懇求哉前已辭之
雪軒想亦達矣頃日秋風已至解夏亦過伏惟道體
安居百爾結成此爲欣慰四五年來諸衲自信至者
頗好文雅早已傑然異流俗之撰莫不皆曰某所有

雄公者不佞於師詩不可言非同好則有是哉師之
化及也不佞之喜可知此且所知耳今乃以其所知
推之其所不知則師餘事既然想亦師之道之大天
龍推服可知也是豈容不佞之言哉報答一二并爲
解以付雪軒師還不盡

答德夫

以吾兄之誼喬而父不走請無狀可言哉乃者不遺
辱貺書問且俾得與聞餘論吾兄之厚何以報之來
示曰物先生贈于生序語與人爭非德義事惟足下

西亭集二編 卷之七
切直不欲使吾先生惡聲入於耳至誠所激至有不
悅乃以喬為可與謀者不惜諭及即喬不肖亦已從
諸君之後如足下所病豈復愜然視若越人肥瘠哉
然竊覽先生所論一唯習已難化學亦不明是憂其
或不免言而多貶刺乎即吾儕生平所以憤悻發
者亦每由是而進弘多矣則先生警聾俗之切蓋有
時而不得已也不然先生無敵久矣人皆所知也何
遽至以一文辭求勝流俗也哉至曰譏洛儒舌耕今
乃按文義察其前後非專為舌耕而發此亦獨惡洛

儒坐安其小不復思其外夫已不思其外習尚為意
前者難變後者益固樸邀終身無日疾神化豈不悲
哉乃譏諷之意要蓋在斯如仁齋率乎所習固不指
為習舌耕彼已豪傑則亦獨惜其所見未大耳足下
高明願再思焉過此以往非所宜私議故不敢具答
已雖然足下於先生不苟阿順事必相質乃先生而
聞之豈不以益者待之哉於今愈見足下之忠誠餘
相見之日盡之而已喬及家人老少無恙不煩為念

報于士朗

得七月十日書秋風再至隔別增感書辭之切實
吾心至於玄海之屢走海西獨有之猶滯泉南邁往
之氣動則蹇艱天其故苦其心志乎不可知也顧彼
皆有所闕造物惜秘大率然也了願今已用事東門
學雖困冗劇宿志所在乃為可喜江山人蓋古俠客
之流亞乎趣人之急甚於救火棲棲風塵亦未可咎
耳東都諸子仍舊子和時時繼見不佞環堵今且就
安然鷄居不定即所容膝大都不能三二年覆載之
際立錐微也而造物之吝於人如是亦自笑耳貴字

說可謂精矣苟可何憚變改慎時自重

答了願師

七月之書併諸佳篇得之甚哉師之好斯文也裨益
從事師不寧息前已聞之謂即所好恐不若宿昔之
專近與麻谷子一言之頗作嘆惜至奉書辭筆研因
舊餘力不遺確乎君子之志人安可千里察哉師之
戀戀斯文屋烏及不佞愛我哉諒亦厚矣京都諸勝
為不佞紀之乎使人目想五絕一狂奔詣殊自為佳
乃和以效之聊亦操土風耳顧余不即歸山川之靈

之謂何。佳篇所具，二千款密之狀，二子固難得之才也。益知師樂乎相觀，而善秋來宿病復發，病餘困倦，草草裁答，伏乞昭察。

與島歸德

聞近已除服從事，想以靡盬故，不得不斷恩與情，亦可悲。爾來益復濶焉，計當鞅掌甚哉。喬之不敏於事，嚮者足下儼然在憂也，乃不弔人，孰不謂喬也。有一日之哀於其交，詎乎不知所解，亦恃毋失其為，故耳。夏時所承屬佳稿，前已面及，偶因遺忘，謂不承領，近

檢篋中得之，方知紛冗之際，忽焉留月餘，怠慢不恭，可勝謝哉。今乃點檢奉返，廢格之罪，幸恕而置之，伏乞休暇見臨。

答玄海師

海西三千里，每一念未嘗不歎恨其遠絕，即雙鯉可憑，浮沈什九，徒悵然於邑乎。西風耳，今春大音寺之便，一接賜書，輒當具報。爾時其人即發，間不容日以故，恣恣布烟，如前所啓。近有傳師已到京者，但未審其實否。姑且寓一封于家，陳前書所不悉，云爾。海上

何時布帆無恙不知果卓錫京師乎前蒙問訊不佞
近狀舊病時發動輒作數日惡且脚疾為痼率非籃
輿禹步不能每有雅會途路艱澁方已損欣樂之趣
師所知昔日之歡今復幾絕亦惟老廢自然至此後
來所期或且絕粒從赤松游乎不知其他承問孺子
可教幾何寥寥如故耳久與兒輩對徒覺體羸固亦
不似處宗鳴鷄可為一笑佳稿卒業返上賤家老幼
仍舊不必勞道慮涼秋自愛

報于七新

書到梁壤已來二三子孰不相視失聲者每會襄事
忽忽忘言近已卒哭神氣少復至讀足下書泫然感
至且泣不能即竟及其千里景仰一朝相失之情不
自覺涕淚交頤有是哉足下良璞未剖之其人泣血
以相明雖然足下知夫子夫子亦知足下修書一反
神交既定不必論其面見不見則比之陵陽亦可少
慰云且夫足下不安許穆雖不佞知之况夫子之明
卜筮不啻乎古人誦其詩觀其志足下之微言已在
令弟之並萼已見安在其不知足下邪足下不果

鞭弭於夫子前想亦其所恨耳大志哉設令夫子之神在亦當領之地下惟不見親吐足下意氣其不讓乎當仁雖不佞亦所恨耳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則楚人咻矣天下壤壤焉往而不白眼非獨足下於洛是可以爲慰若乃東方之盟不佞非劣即宋襄之霸奚敢企望無已則亦惟陳穆以無忘齊桓之德修其好而已然葵丘之盛不可復見則不佞之悲可知也令弟先已相弔想亦同足下之痛加殮自愛

答獨雄師

淳師東遊得春初書師之退然不佞唯其疾之憂今乃知禪牀平穩遊戲翰墨乃是信中山川之神隨師如意指揮唯命即病魔亦當退散幸甚聞拙集刊本書坊近已致之信中是何足供覽然已刊矣今不必掩其醜亦惟有人愛不佞之餘弊帚千金遂至今貽覆醬之耻耳豈敢辱褒賞即至比之有德者言亦師之蔽愛之過也不敢當不敢當師之翰墨日以陡健是爲欣羨惠詩春來冗劇今未做其響請待他日信紙謹領嘉贈遠致何以酬之聊具答謝不盡

答富春叟

夏日辱書不佞有采薪之憂不即報得無見罪怠慢
邪老兄足下近狀益壯幸甚嚮所呈拙文厚賜賞譽
謬命知己不佞以笑而置之爲幸奚敢當其一二惟
是追憶往昔垂二十年而嘗托末契之有日伺知長
者所趣舍今且每想見左右未嘗不光範在目抑心
之所蘊亦以發也乃一有當足下心乎則偶斯不忝
神交之誼不佞乃安焉耳徂來先生長逝之痛對諭
益復潛然不佞幸以室邇時時得咫尺其側何圖一

朝奄忽見背恨可言哉竊惟老兄之情千里遼絕索
居作勞遂至終天不可復見傷如之何異恨同痛可
以爲相弔矣來書所示二十年前曷維其忘而東
壁已爲異物先生亦此下世當時目擊亦獨足下與
不佞已一大夢哉可以爲相泣矣不佞少老兄十數
歲然而羸病憔悴髮已斑白昔時之態今無一存者
每聞老兄矍鑠之狀徒以仰羨亦惟蒲柳之質壯心
日灰雖忝同出處人之相去安敢望松柏之姿哉他
承過與亦推寵之甚也固陋自愧何以稱答惠筆祇

領重貶病廢之後未堪翰墨且先布謝下情不具

答玄海師

自物夫子逝忽復一年心喪之感無睹而非慘感者
近得師書重及斯事悲哉讀之猶尚如在初沒雖以
師之縣解安能曰夫子順也而止於懷乎情之所鍾
不獨我輩向有人謂師也脫然已作持律闍士則於
一切幻境無復係心即諸子每會亦疑焉則云我輩
迄今以斯文為一大事因緣若師沈冥空谷得勿冷
笑邪然先是士朗以與師書稿寄示云上人於翰墨

味盡如脫屣今又讀諭示佳稿而後知師未投筆研
而傳者不可信也夫師嚴持戒故自其所見不有大
小經論者乎必不可廢則以此窺師伎倆淺之為丈
夫也物夫子逝矣然冀神理絲絲不與氣運俱盡我
輩依舊尋盟斯文則視師猶師師無亦視予猶予與
是所恃而言者也師豈有聞哉山君尋岡伯錫亦皆
以今年隕矣後進領袖彼皆有待者一旦先朝露不
可痛哉不佞疲蕭重以水泠為疫自夏涉秋率在牀
褥近乃稍有起色猶復憊翰牘即一二不次如此師

也東向之志則已矣不佞西歸之計則未矣蓄思所
在何時可言

報水斯立

日物先生未沒也每月旦靡弗推足下海西豪俊則
不佞私心既已欽之近不見鄙遠辱下問輒當報謝
以陳願言而水潦不時大馬之困暑往寒來綿綿卧
病闕焉以至於今耳嗚呼物先生溘爾逝矣即不遺
耆老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凡海內苟投心于門牆者
弔哭糾紛孰不仰天而叩心况於足下千里相知諒

踰咫尺今且對諭益悲其心墨君徽凶問先已有人
爲我傳之愕然久之嗚呼親言足下之心而相泣者
非斯人乎而今化作地下客來諭所及益悲其心不
佞往年一再交臂君徽于東都翩翩濁世才子也如
何不長年承問先生後事先生春秋六十有二東都
三田有長松寺實先塋所在乃就葬焉墓石已立不
作私謚篆曰徂來物先生之墓而已碑銘則乞之今
參政西臺滕公公心既許之但亦以朝務故未敢定
其成否太宰德夫爲志埋之先生無子養其兄子字

大寧即今爲後其遺文遺書若干不佞劣劣承之經紀之行當上木病後精神未復裁答不多具統祈亮察

與于士朗

邇日辱見念及則望君彥致其意且云令兄舊病頗復作劇俾人悵悵今不識日有起色乎足下之勞如何聞移居柳場之北較之舊僑市塵殊甚想亦里仁今乃得所擇哉然不知有昔時馳馬章臺歸畫婦眉者乎有則固不當足下之意閭闔之外牆東之旁王

君公所居足下避世之態如何不佞春來舊病日已乃以暮春之盡攜子和作鎌倉之遊他冠者六七人即不佞無勝具行步倍故亦未至邯鄲之匍匐則壯氣可知乃者稍試故業向所諾重刊滄溟序就藁乃以呈覽亦未知當足下昆季之意乎否即待見可尋且淨寫所憾者么麼之陋爲大手筆所壓蚩鄙益見才之所限蹙跬不及不如令伊人獨步然不使世疑其文嶮怪是謂不佞志亦未知當足下昆季之意乎否

報滕維迪

相中之興實難忘矣。得足下書，益復勃焉。即與二三
交友，並攀江島，俯臨岸腰，阨危不啻哉。大海所觸，受
衝萬里，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已卹然其日也。天靈四
消，輕風不振，猶尚餘波，渤蕩乎獨湧。風濤之時可想，
遂乃匍匐而下，就其腰匝之，則倒巖礫石之間，待奔
潮之前，却拾步而進，然後殆且驚，驪龍眠而奪其珠，
掣巨鰲於窟中，絡之鞭石，令之前驅，直到扶桑之津，
足下其志之天下之快有若是者乎。維吾數人者所

爲趣耳。今已歸塵境，仰屋一想，尚足以滌胸懷，螺殼
之琛，魚甲之錦，即兒女子遊者，亦往往稱之。安可比
丈夫之觀哉。買魚小壺，索漁家飲，采薇勝巖，就僧菴
茹野興，蕭散亦皆可記。建長燼餘，頗供好古之癖。鶴
岡之祠，一覽之亭，流俗亦能言之。則要非奇勝者，唯
是懷古之情，不可遏止。不佞有詩寓一二，聊以供
覽。若夫緣覺之失望於佛牙，至今獨笑。金澤之老禿，
陷井之蛙哉。子和乃謂觀於海者，難爲水。誠然。今且
思欲以八九月之際，再遊江島，縱觀狂濤之風色，復

往小壺魚蝦以下酒乃入鎌倉則訪沮溺之輩令具雞黍信宿而歸不佞之志也足下豈猶有意乎

答滕子萼

昔者得足下一二大作於次公讀之則嚮往久矣是時物先生未逝田生亦游藝東都每會未嘗不抵掌能成人哉次公也且何先生逝矣田生亦西歸矣悵然乎彼一時也近不見鄙遠蒙慰諭意氣戀戀一如故人得無不由次公所厚假田生所先容邪嚮往之願既已諧自足下不佞固陋奚自得哉即不敢當足

下所望然繼此以往敢不唯命是聽次公以三月稅駕東都今乃時時繼見杯酒之間尚猶抵掌足下者諸君子云

答龍彌八

吾友次公何以育英才之如斯盛也豈不亦大邦濟濟之化乎前已驩田生三年所尋得滕生二三諸子於其所著今又惠書辱足下諄則知與田滕諸子斷斷如游息乎泮宮之間佳篇如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即為次公故愛及不棄不佞亦何幸得旁觀次

公所樂遙接大邦多士之林乎不佞病廢雖不敢當推獎之過足下厚已命之矣他日行李之往來亦唯足下有教

報芥子成

得書知足下筆研與起居無恙深以為慰不佞落落故態耳但亦相中之遊頗償勝情如所承諭不佞每每喘息於奇疾今年稍蘓乃爾幸不勞垂念二于北移足下咫尺周旋前已遙想為之自喜今復得諭益知其筆研無它足下其勗諸自二于興于吾黨何以

爾後不聞復有其人以神州之靈作此寂寂吾恐為四方所嗤不佞雖自棄乎未能愜然鄉黨之情也足下其勗諸佳藁唐人之踐徑哉足下素無宋氣之茅塞其心故一往即至焉後來亦唯學以緣飾之是已

答雲洞師

諭示并二論讀之知師之大悲悲世之大惑然有說老瞽引衆瞽魚貫而行乃抗言曰噫汝曹微吾何之少焉號曰有石黑如漆勿蹶衆皆曰諾有牛之白顙當路勿觸衆皆曰諾既而有潦深至沒脛老瞽曰厲

乎衆不應揭乎又不應於是老瞽亦懼已履之乃道聽而後進自不旨觀之不亦可憫乎然瞽又何別白黑其於坦途衆固慢然聽之而已方其將陷不能可欺而逝則雖老瞽之妄亦不能自信其抗言又不能使衆信其妄今世多類於此衆信不其然也害而已唯是衆旨俵俵與夫人爲徒三人行而二人惑猶或不至今也不唯大惑師雖有祈嚮恐不可得強之故曰莫若釋之而不推己

與越君瑞

公之琵琶無恙伏想涼臺之上雄風之至猶能弄數曲民故劣劣方此苦熱唯有喘息耳但暑已極秋氣且至然月前節却計亦盡七月氣始可蕪聞公得筆修飾成不想亦佳集八月邪秋風時秋風曲庶可以解適日鬱燠之愠也以日爲歲

與子和

炎熱如坐火山非彼中鼠殆不堪也近濶哉不審有何情致泛舟之約二三子果不背邪不佞羸疾不得追陪亦君所知大都苦暑雖甚畏冷亦多取涼以適

未能也。縱飲作氣，以冒冷，未能也。頃日止酒，頗覺小佳。下舖時，三四微醺，無害耳。則亦不全斷。然過此以往，體中不適，吾向所謝，亦以是已。萬事憤憤，興趣都廢。伏想足下糟丘之業，行將成矣。吾怯故自見笑，是喬也。

報玄海師

四月辱去年報，八月始得之。不知中間留在誰手，不遇殷洪喬，猶是幸矣。伏審山中清晏，即草衣齋食，貴體覺健。老聃云：外其身而身存，不誣也。與夫西山多

竒，諸可怡悅者，益令適師之心。其然，追想往昔，以師邁往不肖之韻，而俯同噍類，固將不堪。果哉師志也。高文祭物先生見示，反覆泣下，不佞方緝先生遺文，贈師有云：不久將埃君於白雲鄉，驚惋不置。至讀師文，亦言其應識何乃青雲不生脚下，而遊帝鄉之速邪。識乎識乎，憂必讐焉，可為悲恨。

報江寧泉

昨承書諭，審以藩職復東之狀，伏惟從公于邁之役，周道如砥，福履可知。自先辱一顧，寒暑且復五易矣。

東西千里，逝矣何思，能及尚猶不遺，忽見下存，驚遽
及復之誠，有如諭，唯是過與之厚，非不佞所敢當也。
益報汗耳，外賜如珪，大作奉誦，不置分當，和呈徒以
不佞羸疾，日加筆研，日拙乃四方君子，謬以為喬也。
可與言，靡不日致投章，且以試其技窮，即不佞以不
給之才，日應四方之責，疲困亦甚，至每每甘心抱不
報之罪耳，伏乞諒察，貴介來也，不即報，以至今日，且
報卒卒不具，亦以是故也。官暇幸一臨貺，萬容面謝。

報津宗榮

六月徂暑，不佞猶能賦苦熱行，自遣耳，體復可，可勿
見過念，得書即知起居，且聞三過其門而不入，勞哉
足下，然方此歎蒸民亦瘁矣，後足下蘇者不鮮，則仁
術也，惟願珍重，惠扇云是貴鄉製，乃一揚之何來，萬
里風颯然動座，陶弘景稱雲不堪持，即足下贈風神
仙之術，無所不至哉，賜示蘭葉，并省所考，誠然誠然，
幽香襲人，真九畹中物哉，世人憤憤，想或未知，因記
弇州宛委餘編，載蘭數種，或有所徵，今忘其詳，尋且
索出，呈覽，滕維迪前日遠行，墜馬，有如諭示，爾時不

佞亦在伴因責傲杜甫作歌而不成即已罰杯三灌之則此子醜且口徒稱覆杯中淥已匕傷可知七月初二佳集見邀且諭滕生之作不成罰以金谷之數想亦奈此生不畏觥爵何足下每云姑且妄說鬼耳蘓長公不爲眈眈乃爾亦自爲佳遲此期

報獨雄師

信人致九月念八日書辱諭以衆請已住金龍幸甚想師素厭紛囂乃強從事固當不得已耳然事亦稍有所堪而一許之則緇素幸甚已甚即憫然垂出世

之慈亦惟一片婆心可因知法體之健有加往日也先母之逝忽已小祥方蒙遠弔摧痛如在初喪且泣且謝又諭初托與僧指示于今未達不知浮沈何許聞大淳師還山無恙可喜時復周旋願煩致意不佞近又有移居赤羽之干雖華門圭竇頗有拮据之擾且信人之旋率迫不日纔開辱緘即便附報以故具答不盡佳稿見示姑留奉閱卒業以上有一門生川證金龍所係地主邨人也後便附此冀不謬置郵信紙之貺祇謝遠惠草草不次

報清泰禪師

本月書即至、峽路之阻、置郵不滯、爲喜、乃開封緘、伏
審禪牀安穩、時復游戲、翰墨場中、愈益爲喜、往別已
來、俗諦煩囂、坐困物役、不能奉一行起居、故當見呵
而反、得不吝、爾音遠自空谷、辱賜金玉、且道及文章
翰墨事、因采賤技、過謬賞譽、雖師好事哉、亦何見借
獎之厚也、高作見懷、益感篤愛、輒當和呈、以謝、惟此
寄即以廿一日、領之、而責報者、期以廿六日發、間日
以幾加之、問字之客、旦夕膺至、簡牘應酬、雨集、是以

不遑附上、與他諸佳什、檢閱之役、并請、俟後便、諭欲
卜養閑之地、於府城之郊、乃命不佞、豫擇團焦名、與
其所以名焉、即亦他日之便、當有以請、

報竹春菴

頃者始奉捐書、不以數千里之遠、厚賜下文之誼、喬
不佞謬承眷愛、寵幸何如、日先生東、數過讓社、喬時
阻於事、不獲一接、顏色、而竊聞高風、欽仰久矣、乃不
自量、敢私神交、十數年矣、今審德音、過令列舊好之
末、則益敢自信、嚮所以私竊者、果免於擯棄、亦幸得、

其所托也。去歲恭聞華誕之辰，不腆俚歌，聊奏爵者，亦其所以不自量藉，以見神交之私，已矣。即何至多辱懇辭，枉蒙稱譽，伏惟先生足下，大邦儒宗，耆德彌劭，引翼之敬，几杖之優，故且祭酒於養學間。況令子先生堂構既高，紹濟其美，家門之業，不已優於籟金耶。於今想見其盛，惟日加肉食，乃為斯道，以期頤壽。此喬既忝好交之末，因附答謝，猶尚稱願，維祺者爾。

報新菴竹文學

向接華牘，披覽拜遠，貺之辱，往歲尊翁先生初度，因邦生敢進蕪詞，唯是叱置為幸，不圖勤勤辭命，厚相推獎，伏聞先生足下，繼譽承德，既已褒然，儀式大邦，千里之外，莫不嚮往。今乃顧錫高意，一如舊相識，喬不佞己甚，竊幸亦惟尊翁修好，護園喬之駕，猥通家視之，則知於足下，不見外。然後時附音驛，待教千里，即頑不可益，不恤焉。納款之私，願從此始，乃因答謝，并陳下悃，如此，殊錠之惠，光寵文房，謹謝。

與德夫子和

間者殊濶，近狀何似，弟計拙，生活日困，食技即不能

屢見杯酒相命邈焉山河之感哉護園遺文前已略略編次方致大寧改寫焉尋當是正二兄散逸之稿求之四方加以賤事日迫一日三年之久未克全其業竊自悲也嚮約吾三人輪會以校二辨以今計之期弟少暇如族河清且索居殊迫不比二兄相為德隣我往彼來故自不得數數焉若強依約則懼日月其除坐致廢沮切惟二兄學精識明乃一不佞又何必焉不必須弟乎莫若二兄孔云旦暮戮力以速其成此且仰圖之爾未知高情以為奈何夫弟不佞無

足助咨詢固也亦惟遺言在耳不得相從為贊一辭於弟為恨然勢已如此與其坐廢豈不得已光昭先師之令德其功乃在二三兄弟亦猶弟身有之又何恨焉遺文改寫且成則經二兄及次公然後再三閱帝虎漸次淨書乃當圖之上木耳以往之役猶居多焉然亦弟之分不敢告勞幸不煩慮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九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十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源君嶽

輯校

書牘

答郡山柳大夫

執事巨室於大藩夙位季孟之間至今以濟世美益崇國望可謂貴盛矣而委蛇之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旁且遊藝文雅之流櫻生前已為喬言之未嘗不仰止其彬彬君子之德今又因此遠見俯及乃始賜

書伏讀未畢簡大文明楷已以錫光草野喬不佞海濱老書生耳不知何以蒙此遠貺至於謬采過稱猶將引進固陋廁之君子列卑辭慙慙以屬下文此且執事貴而益恭固自正考父之爲德焉雖慮以下人不厭成其美唯喬也無一敢當其實則未知所以答稱徒以昔嘗先侯之世得奉薄技於大藩猥侍弄臣之末竊惟當時先侯之恩山高海深乃不責喬以其不能以爲文史之小小人所習片長可使是以不啻免罪戾苟獲承之而備顧問亦唯知臣莫若君乃先

侯憫愚之餘嘗私命喬曰予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我千秋之後女其行乎不如俾女成名他日或適四方無謂我不知女喬感泣刻骨私心自誓亾何先侯即世即大藩亦多貸恩尋乃賜玦得全首領放歸草野爾來幾二十年矣而屏居陋巷儋石屢空即小人窮濫恆志易變然尚不自量將恐中途而廢微名不立而傷先侯恩造之明齧臂刺股區區以守其愚矻矻今業然後或有一二好奇載酒問字者久斯愛愛斯阿其所好稍稍游揚虛名於四方四方

君子亦幸不棄置。至若有意於喬者，今且追惟先侯之知遇，然驚力有限，不能萬分。國士報之，庶亦不變。初志斯而已矣。即執事所以過聽而命之者，無乃以此乎？過此以往，奚敢當之？然執事所稱及先侯，喬亦一飯不忘之，輒復繇此以陳微志。且今辱此交誼，已蒙不棄。凡以先侯之賜也，則非無繇於執事。亦惟他日所教，敢不敬承。伏惟執事長於多士，令聞令望，邦家所儀式，乃說學日殖，亦大藩之幸甚也。義府禮則以定其位，永茲多福，不任大願。谷大雅櫻子榮固已。

頃想於不愧孟獻子所友，大字之貺，昭揭草茅，此何翩翩文雅有餘哉！新刻明詩評，謹貢左右，以効謝悃，豈敢酬之云乎哉。

報猗蘭侯

惠風載至，韶景維新，恭惟君侯觀光廷儀，布澤政事，為朝為野，祉福無疆。此時也，野人如喬，負暄如芥，亦皆式歌且舞于太平之衢。凡以恩輝所普，莫不衣被可知也。忽辱五彩之文，兼賜陽鳥乾魚之珍，不意自彼朝陽及此郊數，乃野人含哺之間，又飽恩幸所私。

南亭集二編 卷之十
敢不再拜稽首承受大貺

報尾見翁

嚮奉國字札仲綠生再致高意尋又得五月書何乃
蒙眷顧之數耶日者東遊之便嚴然見臨實始接風
範而未即謝乃數數辱貺且過獎之弗措雖君子鳴
謙不敢當將何以見采稱之幸也顧當時倉卒未盡
披瀝是為可憾前聞一路平安既乃稅駕幸甚諭示
便道果過相中依嚮所圖上不至迂回愚者一得何
足多稱即亦其勝情所致高興可想耳仲綠生妙齡

聰敏既以契誼屢得起予之益實君家千里駒絕塵
自可致不知不佞何幸枉受猶父之愛與有榮光耶
對諭反增赧汗已生前已有疾二三交友驚懼營救
不佞匪人即非弗日夜以憂以道阻故不能問之客
舍一再附便省之已幸而聞有起色嫌恨自解不佞
匪人哉想先一依風過傷勞念今乃安焉彼此為幸
甚并啓

答清泰菊禪師

惠書及詩披誦恍然乎山中春回草木向榮無非幽

討雲外之賞，乃穩坐其間，匡牀眠食，事事自在，幸甚。輒蒙辱問，不佞近狀華簡，所叙風流雅賞，溢紙盈目，噫，不佞苟得若然，他豈所願哉！奈何！師之相觀特至，終亦屬幻境，已不佞比來謬鄉曲，見推遂致朋來之誼，日接四方之士，朝講夕習，日不暇給，加旃翰墨之役，更互督迫，而質鈍才短，素之應世之具，猶且暖暖姝姝，強作一先生之態，中夜念之，徒自愧耳。張公超能作五里霧，以今視之，亦時避其成市之喧，爾不佞無道術，奚自所遁，則風流雅賞，何以得若其所叙高

作今未報，凡再負債，亦塵務所累，幸勿見責。去歲承屬佳稿，檢閱附上，峽紙之惠，謹謝厚意。

報大淳師

春間得書，爾後牙痛數作，即強起日，與諸子作暖姝之態，不復寓意翰墨，累月替報至今，非懶也。時維徂暑，炎赫如焚，伏想山中清涼，無熱可到，結伽安穩，自應不同人間，向所諭示不朽之事，言及覩縷，何乃從方外注屬如此，惟師之高明，加以精進力，又何難焉。鄙意蓋謂從此以往，博覽旁通，少加培養，何患不殖。

南亭集二編 卷之十
譬之稼穡良田嘉穀深耕熟耰非不勤焉然後族糞
培之功而成者居半焉有不繁滋而報予者乎蓋亦
不可與鹵莽之徒言也山中僻遠想或之書然人所
好必有致之自然之符也緝柳編蒲古人遂達亦惟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杖錫之東何日也諸故人每語
及師師其無意乎

與獨雄師

客歲率爾作報爾來日月不居幾匝一期東都七月
秋爽未至伏念祇樹新涼雲外之賞何似不佞往冬

卜居赤羽地頗幽僻前溪後林稍可人意但亦為少
年所闕問字者仍至且從遊諸作一令點定雖應世
一事不可得已時時乃損佳趣牙痛因作適加懶病
即復嘆嗟文字苦海業報未盡耳去年賜示佳篇檢
閱返上師之作固當賞神駿若夫玄黃不必云勿罪
疎漏他不益言

報竹新菴

客歲書貺以冗事之私替報至今多罪哉前已伏讀
諭示乃縷縷道及曩者所報重命交謫無亦尊翁先

南亭集 卷之十
生俯愛所及，即體其意之過與所不必問，邪則不佞，何以乃得屢辱世家君子之知乎數千里外也。遂又辱推獎，至于不容錫示數篇大作，不佞非劣，何以報之。但亦不佞自知臭味之好，少稱高情，則益仰交誼無已也。即誦大作，雖世家所蓄平，又何富有也。白壁雙雙光采相映，誰敢論其瑜瑕哉。謹茲巾襲焉。承屬濱君既而聞之，藩事獨賢，尋即西歸，無緣一面為憾多矣。即客歲之報，亦擬待見濱君後修之，遂至稽留。然是且私事相仍，不獨以濱君則多罪哉。時維夏五。

水滌方降，伏惟自愛。

報雁山秋田公

昨奉惠示，它適不即報。伏惟前日干旄之臨，光寵蓬華，輒當詣謝而不詣，實野人之不習禮。雖曰公之明恕，亦自慚懼而重懇，以辱書獎以佳什，果是公不以禮俗視，即野人安固陋焉。豈不少知公之寬厚為德哉。唯是不佞賤同夷門，義之侯生，何以卑之謝非所能具，則亦惟仰依公明恕而已。乃始誦佳什，妙不可言。不圖公旁及所得，一至於斯。雖諸作者，以過也。

姑且奉誦數什，而後月旦方定，取今不多具。

報白希古

省示乃知無恙，且領惠橘數十顆，楚頌精色，豈不可喜。惟足下篤孝尊茲陸家之餘，乃已割甘不佞，使與以及人之老之愛愛我哉。此大惠也。孝悌餘力，則以學文亦復篤矣。謂不佞當有以益，至于視猶父也。病懶老夫實無以副，此誼雖足下天性乎，愧感交集，但足下妙年聰敏，日進月成，既已斐然，使得藉此坐蒙育英之稱，則不佞雖懶不敢視猶子，豈不與樂斯文哉。

佳文檢上

答倚蘭侯

蘭臺集刊藏之役，左右諸記室克勤將完矣。喬乃擬欲不日前以賀成，恭承書諭，伏察其旨，即以佳稿多初年所屬乎。雅量不滿，若慮不可傳者，以今視之，此自始有之財，不慊於既富之後也。又且為君侯素志所立，本自甚高，小魯小天下，亦據其上之地，固其所也。雖然，每觀於古今文集，至於公侯大人著作，即精粗並存，適以見其大。此豈若瑣瑣書生刻句繕字。

南齊集卷之十
徒誇彫蟲之小者然哉竊惟君侯包容之大川澤納
污瑾瑜藏疾其德與位固安如此則文章之道亦顧
其經國之器若何耳故鄙意初謂唯從諸記室所錄
不敢爲之銓次其洗洋無涯固當無妨於不朽鄙見
如是願君侯勿爲慮若拙序何補於盛德萬一亦唯
喬不佞以舊要奉承大恩久矣人亦所知則庶幾藉
此以見辱知遇之私且雖僭乎因狂夫之言以證於
不朽無疑已珪璋特達污穢是加厚賜嘉命益復慚
懼方今君侯光贊庶政夙夜所施固當埤益不遑即

爲保綏尊體或有一日宴間亦皆稱願授餐者所仰
思也而即猶旁及篇章之事益知君侯包容之大政
事文學在其度內不帶芥已

答淵龍秀禪師

東林勤公之便乃始辱書外併諸惠勤公特臨致焉
重以至意伏審猊座萬福幸甚向者畫幅之贊亦以
勤公所面屬僭作不自量鄙陋乃爾爾且厚意枉自
見收前寓勤公反蒙腆贖汗顏無措今又再承諭及
謬供面壁之坑以今念之儼然大利掛幅本自珍璧

南齊集二編 卷之十
即蠅點不自知其汚也。愈益汗顏而已。恭聞乃祖無
文禪師遺錄久已藏光。近以座下致孝之勤。再現斯
世。乃刊行普施之餘。不圖波及不佞。遠賜一部。謹此
盟漱奉誦。起敬益甚。私竊乃謂斯錄也。神理綿綿。以
待今舉。則知座下既有契于數百年之上也。併覽
諸老師所稱讚。何其具悉。惟座下追遠之志。人歸其
厚。可知也。雖然。至夫證明揄揚。亦惟諸老師已在矣。
不佞奚敢從它。旁門中贅附一贊辭哉。是不唯不敢
事體亦當然哉。故鄙言不盡。聊具謝意。仰答錫覽之

辱爾佳什之惠。見示諸篇。反覆感吟。愈知座下不見
外。以尾見翁。與不佞相識。諭示及此。即於座下。想亦
一方外佳友。世紛日劇。諸唯憑勤。公垂炤不宣。

報五井生

頃者捐書。橋生來致。數年前見臨舊居。賁然之惠。至
今不忘。而當時忽遽。未能盡心知之。懼尋聞應大藩
旌招。已又營徙蝸廬。日迫賤事。未修隻字之賀。於不
佞故當見置。而復辱不棄。何德厚之不拔也。先是橋
生攜示佳文。乃與生讀之。未嘗不擊節儼然名家哉。

即足下蘊才不欲以彫蟲自銜而有德之言矢口爲章來示所謂道德文章彬彬乎備矣亦其素所養益見英華發外在昔尊翁先生唱道浪華海內景仰久矣乃足下基業之積取諸其府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餘力優爲何其富也即承見推不佞顧無可仰副辱知之說亦惟一二所爲掇拾先列之餘事退而自樂稍類隱居放言者蓋有之至于道德之說不佞惜民未敢以道自居將何以稱述足下前此且不敢酬耳惟足下方今儒範大藩所謂善已及人道德文章彬彬乎備矣蓋道行之時也勉旃自愛

報彌八

足下西遊後每有詩酒賞會諸子悵然莫不相謂曰無瀧生不樂先月書至諸子方集各爭披讀其所承則又莫不相謂曰瀧生固無恙湖海之氣果爾傲睨西土但亦爲憂客舍蕭然獨奏之歌孰令聽之耳壯哉足下遊無論起居即百尺樓上下瞰中原固已如所言旁若無人邪不但旁若無人寔無其人則足下神雖玉不善可知即何至愛及不佞猥令居益者之

列數語懇懇不置哉不佞老朽無敢當其一也惟是
足下者數君子妙齡壯氣左顧右眄英傑爲輩各足
以發乃不佞時時從旁樂其進取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諸子仍舊數會益復悵然足下離羣不在己西土
可與言者誰某想當少慰客况不知歸計在來年耶
東遊耶諸子惟欲東遊再會之外無他子和殞喪之
痛有如諭示不佞絕絃之感安可言哉悲慟之獨甚
人亦稍知之至有見弔此生後事諸君匍匐襄之即
又以守山戾命令其孤從學不佞山巨源受愁孤之

托雖不可及己夫人之子於不佞分固不可以他日
驗否爲解則亦日夜竢其成立耳哭詩一首見弔一
首反覆泣下聊答二首以訴哀情外佳篇若干點檢
返上山井君詩可謂佳境不知何從便得之也爲未
通故不敢下拙評今返其稿煩致此意此日念四諸
子復訂詩盟集會草堂同賦有懷足下其詩併往寧
墨京牋謹謝遠惠

報倚蘭滕公

陽春德澤已布寰宇亦莫非我公贊化所致則下民

南亭集一編 卷之十
如喬苟與太平草木被其光輝者誰不益祝我公遐
福哉恭承賜書兼領惠雁乃對使者拜矣盡萬分即
奉穀日之召亦唯所恃陪侍在近拜辱之情諸遲趨
謁

報莊子謙

季秋書信臘月得之遠達自西海濱此猶以為速乃
惠存問縷縷數百言莫非推愛之雅則不遠伊邇亦唯
足下之篤也聞大國多士頃乃興起斯文唯是足下
化導之力豈有它哉可謂君子誠身能信乎朋友也

從此以往才不才亦與其進也遂又有篤好者審問
明辨日月至焉而已矣不亦樂乎若乃東方之盟舊
要不渝不佞之僊猶尚僭竊牛耳時從載書事也幸
勿為憂不佞則憂足下未至耳惟足下行李之往來
雖有乏困東道之行會遇在邇則不可憂也伊可喜
也故亦書不盡言

報了願師

春初書至發之辭章蔚然乃文雅無恙併起居審之
篤哉師之好斯文則有翰林四物焉以此為友莫逆

南亭集二編 卷之十
可知顧師之西遊今且一期邪即廓落索居中何可
一日無此物推此以往尚友萬古求之古人中故自
不匱豈復憂乎友生無其人乎則有味哉纒纒言之
也銘辭之委遠已命之矣不佞善病如師所知而日
月加焉不復留意此技蓋累年矣而流俗道聽頗饒
久者徵之不置乃姑且一切峻拒以爲辭耳倘有天
幸獲保餘齡稍復修舊亦當不至廢絕然今未可知
故不宿諾爾師之愛我幸其察焉春初之報輒滯至
今非敢踈慢亦以善病也不一

報柳川內山文學

嚮者令弟宗範不遠數千里而東今已交驩吾黨且
夕相見遊藝之間今春又承足下書則亦不遠數千
里辱締交之誼綢繆其辭有踰故舊且不鄙之雅過
蒙獎借不佞老廢披覽徒增報汗耳唯是夙昔所聞
省菴先生嘗興於大邦聲施海內然亦學不爲畛畦
乃稱博雅君子也不佞執鞭之私雖曰無由亦自少
小所忻慕焉久之我徂來翁遺文中得報足下書而
讀之想見大邦文學於今盛矣及令弟之東且奉書

南亭集二編 卷之十
賜益得其詳，乃知尊翁先生親受省菴足下，又嗣續家學，累洽世美，方已以儒範孚于大邦，而省菴先生學有所傳之其人焉。夫以大邦多士，想亦大夫士賢而仁不乏其人，而今令弟姑舍其所事而友者，遠遊問業，吾黨猶且足下為恭，乃屬締交於數千里外，則益見省菴先生學不為吟畦，亦唯博聞廣覽是務，風尚則然矣，豈不愈益忻慕焉哉！以余觀於令弟，忠信篤學，欣有受彩之質，如梅家學所由，講業有素，自今以往，進吾往也，又何難乎其大成焉！惟不佞老廢，恐

不能相益，雖然，令弟之遊，既以講業大都，壯哉司馬子長之志也。且又所交多君子，則於其大成之日，庶乎藉此弗畔其所托，此所敢報足下，至意耳。尊翁厚情，敬承致語，聞患風多年，頗廢翰墨，伏惟為足下孝養，留意湯藥，自愛耆壽，不任仰祝。春盡，急謝，替報，此草草爾，既辱締交，諸諒察。

報猗蘭侯

賜示辛萸箋圖樣，古朴素，毫無脂粉之氣，大佳。但亦一墜世人手，復使狡兒輩，頗窺吾曹之趣，大抵世俗不

能自出一奇，則憂因人作，動息耳。雖然，唯何甚世之所尚，苟非妖艷，即趨浮薄，無非視而可厭者。其或窺知別有此趣，則少與其進，庶可以為移風之一。此物雖小，可以驗大，不知尊意如何。

又

承竒卷為藏中珍，依諭伏審首。已有王元美鑒印，末又有王自書詩序，信為弁園襲物，無可疑者。又審本仇氏畫卷而已，脫其圖，雖如可恨，然世之仇畫猶多。王書見希，乃以侯之竒愛任其仙去，亦無妨害已不

知中間百餘年，落在誰手。和璧韞於荆石，人無識者。今已受侯家雅賞，可謂整久。忽吐光輝，為此欽羨。無歎往者來翁藏，元美蹟時論以為無。一今則有之物，之發精固不可測也。八日趨陪，以此為下物，恐亦傾倒侯家釀遲遲。

答長崎盧象胥

南昌生東歸始，獲書貺乃遠辱高誼。厚見借獎，且令不佞與聞家世之學，尊翁之遺足下所由以獨守。伏審雅顧之隆，如謬以為不佞可與言者，而不佞廢惰。

無足與言則何以稱答盛意哉然而肝膽胡越古人
有喻既且不隔數千里披良命之矣今豈猶可以嫌
於心如面而苟有所藏焉乎至稱讀來翁所教學古
者卑求諸辭與事而不高求諸性命之理乃有契高
見殷勤款至不一而置夫吾徂來翁論學知類以余
觀之亦汗不阿所好凡千古以來人所未嘗及見者
多有焉是唯無論雅達通博究觀古今蓋亦研精以
多年力至于古辭與事如視諸掌然後有所立言則
固不可以一二詳焉而世之一切為學因陋就寡不

爾曲學守株比肩皆是其浮慕名高亦未審其有所
徵道聽塗說妄且雷同而已翫其磧礫未窺王淵不
足怪已今足下乃得諸其緒言既已深契數千里外
而悅之雖亦時與人會於文明加以積學所蘊家世
遺美苟非有所見卓爾獨立不為流俗所擠者何以
至於如斯哉不佞雖廢惰乎對論未嘗不悚然起敬
也若夫於經義之悉即來翁所遺道名有辨魯論有
徵其餘雜出遺集若干篇吾黨二三子所信奉為業
者具是矣頃日皆已就刊略略且成不一二年必布

之通邑大都傳之其人如足下者則願竅之一寓覽焉此且所以稱答盛意己而昌歸後舍遠不即至經久領書貺又且賤事紛集緩報至今為罪多矣夫以足下處西海不佞處東海唯是書郵所傳一年一反猶以為多則足下遠辱愈謝高誼無已時

答筑前井土生

今春得書實始承辱文之誼乃以足下篤好斯文謂僕從事小技尚有異聞哉僕也奚敢與知作者之旨雖然遠顧勸莠特見質問無已則有孤陋自信者夫

修古作文故有如諭而世之論者乃作不必相襲之說然後有疑乎剽奪後世操觚家固已紛爭要亦忌克相煽亂而耳學因以為口實夫文者言之修也修焉而後載之簡牘終亦不能舍典籍而為言典籍雖多以古為至而物固有至不至則焉可誣也若不因古必因後世韓邪柳邪歐蘓諸名家邪孰非陳言孰非既朽之古人韓氏去陳言蓋有為而然亦謂其身居之古時也是深於古者也乃超乎八代上規周漢所修可知也即以爲口實者斯人也文固如昌黎乎

不然。但言盈耳，愈新愈俚，則終亦不能舍典籍而為言。雖然，斯道也，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其或未得焉，則規規終日言之，不足苟有得乎，則固已有因，不為陳腐，亦不必因，不害為古。得之有道，不修則不可得，不學則不可修，而學焉為先，其至也。躬與之化，非由外假飾之，不然，獼猴而服周冕，其醜猶彼，亦不可不知也。故道至其至者，然後可論已。至夫辭之深遠，遠鄙倍矣。君子蓋有所則焉。傳曰：君子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古之君子，禮樂以文其身。禮云：樂云：庶

人不與知焉。其所發乎英華，追琢其章，以美其觀，以約其旨，不亦宜乎。綴學之士，居則曰：吾學古之道也。夫古已邈矣，禮樂廢壞，猶斯文之未墜於地，學焉則在人。君子胡不欲藉此以修其言，而與古為徒哉。乃審來諭，足下其或已誦祖來翁學則矣，則亦皆高明所知，嫌於瀆聞，孤陋然已見相質，敢薦自信者，亦以堅其志也。僕也疎拙，漸已自廢，乃自故舊外，不復數數相酬答。修交四方，儻有惠書，每至封還而謝之，而今之得辱交也，從田有道，既承其惠，不恭是懼，聊具

裁答替報之罪幸此見恕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十

南郭先生二稿成矣統閱焉以爲向徂
徠先生言將不及見其二稿三稿者出
果如其言也先生有命見此稿者行則
猶且其褒揚倍乎初稿命哉無如之何
也夫大業大成者必在時與命苟此二
者不合曷得其成乎時曰橐弓之平也
命曰黃耆之長也時雖平而命短則不

能命雖長而時亂則不能服先生殆合
此二者也矧子遷今年五十有五天和
守全發文愈健其及三稿四稿必將盛
也斯天覆護服生者也統今四十有七
其能相保而題跋三四斯亦天覆護二
子者也丁巳之秋滕忠統題



服部小右衛門著

元文二丁巳秋九月日

江都 書肆嵩山房

須原新兵衛梓行

